

第一章

新疆的古代民族和维吾尔族的族源

现代维吾尔族聚居的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中心，境内有塔里木和准噶尔两大盆地。由于盆地周围有良好的自然条件，所以在盆地周围的绿洲上最晚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人类活动。

考古发现表明：新疆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分布天山南北，时间距今六、七千年。其中较重要的有哈密三道岭五堡水库和七角井、吐鲁番阿斯塔那和雅尔湖、木垒县城南郊、罗布淖尔周围、乌鲁木齐南山鱼儿沟和阿拉沟、尼雅河上游、疏附县阿克塔拉等等。在这些遗址中，考古工作者采集和发掘出大量石核，细长石叶、石矛、石镞等细石器。有的遗址里砂质陶和细石器并存。这一现象表明这里的居民以狩猎、游牧为主，但可能已出现了原始农业。疏附县阿克塔拉和阿克苏喀拉玉尔衮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较大型的磨制石器、夹砂陶器和小件红铜器。石器工具形体较大，而且大多经过磨制；器物之中石刀、石镰所占比例较高，制作相当精致。石刀为无孔半月形；石镰均呈弦背凹刃。陶器有罐、钵、盆、瓮、小杯等等。考古工作者认为石器的形制与殷墟所见的石镰形制相似。这些遗物的出现说明遗址的下

限到了金石并用的时代，经济生活可能以农业为主。哈密、伊吾、巴里坤、鄯善、吐鲁番、乌鲁木齐、和硕、库车、皮山、奇台、木垒等县市则发现过以彩陶器为重要特征的遗址或墓葬。这些遗址和墓葬的分布地区十分广泛，文化形态多种多样，时间的下限可能已经到了战国秦汉时期。

哈密五堡水库及乌鲁木齐南山的鱼儿沟、阿拉沟等处发掘的古代少数民族墓葬，出土文物表明其时代处于青铜时代阶段。鱼儿沟甚至见到了小件铁器。考古工作者从整个墓葬的规模、葬俗、随葬文物情况分析，认为这些墓葬是原始社会晚期的一种考古文化。哈密五堡水库附近发掘的 29 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圹，多数为单人葬，死者侧身屈肢。随葬物比较贫乏：除了随身的皮、毛织物外，随葬的器物只有少量木器、石器、陶器（有彩陶）、海贝和小铜饰等。死者头戴尖顶毡帽，穿毛皮大衣或皮革大衣，着皮裤和高腰皮靴。女性、小孩的靴上附有铜饰。贴身的衣服为各色毛织物，毛织物色泽鲜艳如新，图案主要是用红、褐、绿、黑等色线织成的大小方格和宽狭彩条。有一个女尸身上穿一件毛绣衣服，衣服为红地黄绣，图案呈三角形，是过去从未见过的珍品。另外这些墓葬还出土了许多皮革制品，皮革相当柔软，说明鞣制、脱脂水平较高。墓葬里随殉的牛、羊、驴骨，说明畜牧业经济在生活中占很大比重。但是由于发现了小米饼及青稞穗壳，因此可以认为这里的农业经济正在发展。

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鱼儿沟与阿拉沟东口地域毗连。近年来考古工作者清理、发掘了 73 座古墓。发掘的墓葬，形制均为石室竖穴。石室用鹅卵石砌成，上部盖木，实行“丛葬”。墓中的人骨架有的数具，有的十数具，以至数十具不等；重重叠压，或至三、四层。尸体仰身直肢的与肢体不全者均可见到。有些头骨和肢骨上还有明显的刀砍痕迹，墓中随葬的文物多数为彩陶器。陶器有泥质和夹砂两种。陶坯均为手制，器形有盆、罐、壶、小杯等。后

期的墓葬中有陶豆。另外还有木盆、木盘、小杓、口杯等日用器皿；腿绊、鼻栓等牧业工具；出土的纺轮表明手工纺毛业的发展；木簪的存在表明了当地居民已具有审美的要求；大量钻孔木片表明当地居民钻木取火；木器用具在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这些墓葬的主人多为长发梳辫，罩网状发套，深目高鼻，衣服主要为各色毛织物及毛皮。随主人殉葬的驴、羊骨数量都比较多。但晚期的墓葬中彩陶已极少或消失不见。墓中出土陶豆及来自中原地区的漆器、丝织物，个别墓内还出现了小件铁刀，这些东西的存在和一件凤纹刺绣的织物的存在，说明这一批墓葬主人与中原地区间存在相当的经济文化联系，它们可能是古代车师民族的文化遗存。出土的彩陶器图案风格可以看出这里的文化受甘肃河西走廊一些古代文化影响比较明显^①。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又在孔雀河流域、哈密五堡乡等地挖掘了一些干尸及大量随葬物品。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古代干尸大都是3000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古代民族。另外，在阿图什县阿古村附近发现了人头骨化石，对此化石考古界尚未进行科学研究，有人初步从其形态、石化程度及地层上分析，认为年代大约距今1—3万年。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孜耶甫乡吉日尕勒村附近发现了人工用火烧物的灰迹，灰烬中有少量的烧骨，周围沙土中有零星的动物肢骨碎片和人工打制的砍砸器。对此遗址也有人认为是旧石器时代后期的文化遗存。

新疆各地的古代文化遗存和考古发掘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新疆的许多地方已经有古代人类生活，进行农牧业生产。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些人在天山南北各个绿洲上创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古代文化，为后来新疆的经济文化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存在不仅与新疆其它民族的形成有关，而且与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

后来形成的维吾尔族更有直接关系。

当历史发展到秦汉时期，新疆天山南北的经济和文化进一步发展，居住在这里的古代民族也不断增多，形成了民族大汇合的局面。我国古文献大致上把这个时期居住在新疆各地的居民从经济特点上分为三十余国，其中居住在天山以北各草原上的居民以畜牧业为主，号称“行国”；居住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者大都以农业经济为主，以一个或几个城镇为政治中心，故称“城郭之国”。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当时的主要“城郭之国”有：婼羌、鄯善、且末、小宛、戎卢、于阗、精绝、皮山、莎车、疏勒、依耐、蒲犁、姑墨、温宿、龟兹、焉耆、乌垒、危须、渠犁、尉犁、车师（分前后王庭）等；主要“行国”有：月氏、乌孙等。各邦国的人口大者数十万，小者几千人甚至几百人，但是，《汉书·西域传》介绍的“城郭之国”和“行国”尚未包括在天山南北已经参与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所有民族。从民族意义上讲，当时居住在天山南北的尚有塞人、吐火罗、匈奴、丁零、乌揭、汉、羌等众多的民族，这些民族对于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对后来形成的新疆各民族有重要影响。现代的学术界一般把这些古代民族从人种学上划分为蒙古利亚人种、欧罗巴人种和二者的混合种；从语言学上把他们划分为印欧语系、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

塞人是属印欧语系东伊兰语族的古老民族。这个民族的人眼多碧绿，擅长骑术，以游牧为主，分布地区比较广阔：中亚、河西走廊都有他们的部落。新疆境内的塞人有些住在天山北伊犁河流域；有些住在帕米尔山区；有些定居在天山以南。定居在天山以南的塞人大约在公元前 20 世纪就已经来到塔里木盆地各绿洲^①。他们创造了塞人文化，具有特别的语言。古代塞人的方言今已发现于新疆和田及巴楚境内的吐木休克等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李托维尼斯基著《新疆与中亚细亚》（俄文），莫斯科 1934 年版 第 1 1 页。

出土文书中也有不少“和田一塞语”文献。经研究有些文献写于10世纪下半叶（北宋淳化年间），从而使我们相信到10世纪下半叶时，和田一带的塞人仍然存在，至少其王族仍为塞种人。

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告诉我们，塔里木盆地曾经居住过一种叫作吐火罗的民族。吐火罗人属东伊兰人，公元前居住在帕米尔以西，西接今伊朗，南抵兴都库什山，北据今帖尔梅兹以北的布兹加拉山口（铁门）^①。

由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考古工作者在天山以南发现了许多与吐火罗人有关的文物，所以各国学者一般的看法是从远古以至中古时期之前，天山南路城郭的居民主要是操印欧语系的吐火罗人和塞人，他们的语言属印欧语系中独特的一支。通行于焉耆龟兹者称为焉耆—龟兹语（旧称吐火罗语甲、乙）文字则使用传自印度的婆罗密文中亚斜体；疏勒（今喀什）、莎车一带的文字则使用婆罗密文中亚直体。尼雅、于阗（今和田）、鄯善（今若羌）一带，主要通行古代印度的西北方言，通称尼雅俗语。语言学家将其归属于印欧语系中的东伊兰语支。通行于这一带的文字主要是使用古代印度西北部的文字，通常称为佉卢文。后来又改为用婆罗密文。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12中也说瞿萨旦那（和田）“文字宪章，聿遵印度，微改体势”，“语异诸国”，说的正是这一情形。此外，从罗布泊以东至敦煌之间的吐火罗人，还流行印欧语系中第二种语言即东伊兰语支的窠利语（又名粟格底语），一般称为古和田语。据说这种语言主要通行于来此经商的粟特人之中。新疆地区的古代民族中，还有属汉藏语系的羌人。

春秋时期以来对新疆政治经济和以后形成兄弟民族有重要影响的另一古代民族是乌孙。乌孙是操突厥语的民族^②。远在公元前2世纪（西汉初年）以前，还同大月氏民族一起游牧在今甘肃

^①《大唐西域记》卷1：《覩货逻国故地》。

^②《巴托尔德全集》第2卷，第1册，《七河史略》。

西部的祁连与敦煌之间。公元前174年前后，大月氏被匈奴所败，西迁伊犁河流域，赶走原住在那里的塞人。公元前161年前后，乌孙王猎骄靡依靠匈奴的力量，驱逐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及残留下来的塞人，占据大月氏的地方，自立一国，建都于今伊塞克湖以南、纳伦河上游的赤谷城。西迁之初，乌孙本来是臣服匈奴的。后来由于势力逐渐强大，人口达63万，军队18万8千余人，遂不参加匈奴的朝会。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建元三年）和119年（西汉元狩四年），汉武帝为了削弱匈奴，断匈奴右臂，曾两次派遣张骞出使月氏、乌孙，后来又先后以宗室女细君、解忧二公主嫁给乌孙大昆莫（或称昆弥），乌孙便和中原西汉政府结成联盟。公元前71年（西汉本始三年），汉宣帝与乌孙共同出兵20万，大破匈奴，并立乌孙王之子元贵靡为大昆弥。击败匈奴后，汉政府又派长罗侯常惠率兵驻屯在赤谷。公元前60年（西汉神爵二年），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广大的西域地区正式归入西汉的版图。从此匈奴的势力一蹶不振，乌孙在西域的地位极高。天山南莎车国先请乌孙王翁归靡和解忧公主所生的次子万年任莎车王；龟兹王绛宾娶翁归靡和解忧公主所生的长女弟史为妻，说明乌孙在西域的政治均衡中有着重要作用。后来乌孙在伊犁河流域生息繁衍，生活了好几百年，直到南北朝时被北方新兴的柔然族迫逐而向西部迁移，到了帕米尔地区。后逐渐与其它民族融合。

乌孙的近邻是月氏民族。这个民族“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①，从远古以来就游牧在敦煌、祁连山之间，到公元前2世纪时，控弦之士一、二十万。月氏被匈奴冒顿单于（前209—174年在位）攻破。月氏遭到打击后，已难在河西走廊驻牧，于是其大部分辗转西迁，到了伊犁河南特克斯河一带。未走者入祁连

^①《汉书·西域传》。

山，与羌人杂居。月氏迁到之前，伊犁河流域已久为塞种人所住。月氏西迁后击败塞人，迫使塞人的大部分向西南远迁，自己占据了伊犁河流域。月氏西迁伊犁河流域后，不久又被匈奴老上单于和乌孙昆莫所败。被打败的月氏大部分步塞人的后尘，也离开伊犁河流域而向西南远迁，到达今阿姆河中游，先占据阿姆河北岸的粟特地方，后来又跨过阿姆河逐走塞人，把势力发展到拔底延，号称“大月氏”，张骞第一次出访者即此。一部分未能西迁的月氏人便和少数塞种人一起仍然留在原地，服属于乌孙。伊犁河流域的开发，月氏民族是有贡献的。

匈奴是秦汉时期对新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一个古代民族。公元前174年左右，匈奴势力开始发展到天山东部和塔里木盆地楼兰（今新疆若羌县一带）及其旁二十六国^①。

冒顿之子老上单于时期（公元前174—161年），匈奴的势力已发展到伊犁河流域和天山以西。军臣单于时期（公元前161—126年）匈奴直接派兵大破月氏王^②，控制了月氏所属中亚两河流域及帕米尔高原一带。这样东起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的广大地区，都被匈奴所控制^③。此后，匈奴与汉朝在西域多次争夺。公元前92年（西汉征和元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设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今焉耆回族自治县）、危须（今焉耆西北）、尉犁（今新疆库尔勒东北）间，赋税诸国。公元前71年（西汉宣帝本始三年）以后，由于附属部落的不断反抗，统治集团争夺权位的搏斗和汉朝的不断进攻，匈奴势力渐弱。公元前60年（西汉宣帝神爵二年），西汉政府大破匈奴右

《史记·匈奴列传》。

《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

林干著《匈奴通史》，1986年，25页。

④《汉书·西域传》。

部，在乌垒（今新疆轮台县境内）设立西域都护府，从此“匈奴益弱，不敢争西域，僮仆都尉由此罢”。公元前58年（西汉宣帝神爵四年）和公元48年（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匈奴两次分裂为南北二部。北匈奴只限于在阿尔泰山和天山北部一些地区活动。公元91年（东汉和帝永元三年），汉朝军队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破北匈奴，迫使匈奴10万余落逃到乌孙^①。此后，直到公元373年（晋孝武帝宁康元年）进入欧洲以前，北匈奴一直活动于天山北部和中亚粟特、康居等地，对于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生活起了重要作用。其中象称号悦般的这样一些部落长期居住在以上地区，经过漫长的时期才逐步与当地各族融合。

悦般的名称最早见于《魏书·悦般传》和《北史·西域传》。据记载，悦般“其先北单于之部落也，为汉车骑将军窦宪所逐，北单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龟兹北，地方数千里，众可二十余万”^②。南北朝时，由于受我国北方柔然族所迫，乌孙“西走葱岭中”^③，悦般部遂占领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地区，成为天山周围的强国，其辖地东起今焉耆西北裕勒都斯河谷，西到纳伦河流域，其统治中心为纳伦河上游。

“丁零”这一族名，最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出现于史籍。当时，他们主要游牧于东起北海（今贝加尔湖），西到额尔齐斯河和巴尔喀什湖之间的地区，称为东西丁零。公元前3世纪时，匈奴冒顿单于北服丁零，把丁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后来，丁零联合四邻许多部落和氏族反抗匈奴贵族。公元前71年（西汉宣帝本始三年），丁零配合乌孙、乌桓等部从北面攻击匈奴，摆脱了匈奴的控制。公元85年（东汉章帝元和二年），丁零配合鲜

《后汉书·袁安传》。

《北史·西域传》。

③（日）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昭和45年，180—205页。

卑、西域诸国和东汉军队打击匈奴，逐渐迁入天山北部。到公元 4—5 世纪，一批丁零部落迁入塔里木盆地。但是，其中一批仍住在原地。

乌揭（又称呼揭）是新疆古老民族之一。《汉书·匈奴传》称其最初游牧乌孙之北。当时乌孙居住在今甘肃西部祁连山和敦煌之间。唐代张守节在其《史记正义》中也说乌孙、乌揭二国都在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公元前 1 世纪下半叶，乌揭臣服于匈奴并迁于准噶尔盆地周围。公元前 57 年（西汉宣帝五凤元年），乌揭乘匈奴贵族的内讧，“自立为呼揭单于”^①。公元前 51 年（西汉宣帝甘露三年），北匈奴郅支单于欲占领匈奴的右地，首先率部向西，攻破了乌孙。接着又向北击降乌揭。再调乌揭军西破坚昆，北破丁零诸部，乌揭便成了北匈奴的一员。

汉族（华夏族）人是到达新疆时间很早的民族之一。中国的丝绸早在公元前 6 世纪就经西域贩到希腊，新疆出土了早至公元前 7 世纪的丝绸产品。这样的长途丝绸贩运，自然少不了华夏族商人的参予。西汉张骞通西域后，汉人更大量地进入新疆。公元前 60 年，西汉政府在新疆设置西域都护府，除了在各地驻军外，还征发中原的汉族人到新疆屯田。两汉时期，在今新疆库尔勒、轮台、若羌、吐鲁番和哈密等地都有汉族农民聚居屯垦。屯垦区人数多者数千人，少者数十人不等。屯田的农民都带妻子儿女。后来这些人就世代定居繁衍，成了新疆古代居民的一部分。魏晋时期，前秦大将吕光率兵 7 万余人进攻西域，占领了吐鲁番、焉耆和库车等地。此后大量汉人为避中原战乱而涌入新疆，新疆的汉人进一步增多。吐鲁番是当时汉人最集中的地区。公元 460 年以后，吐鲁番地区的汉人独立建国，汉人中的大姓阚氏、张氏、马氏、麴氏作为统治者前后经历了共一、二百年。到了隋唐时期，唐朝政府在西域置安西四镇，常驻汉兵 4 万余人。另外，每

《汉书匈奴传》下。

年还从中原征发大量农民到新疆屯田。由于汉族农民增加，大量开垦土地，所以唐政府便在吐鲁番、哈密等很多地区实行同中原一样的均田赋税制度。隋唐以后中原地区的汉族人还继续迁入新疆。历史上进入新疆的汉族人民大部分与当地民族融合。

羌人远在商代就居住在我国西北的陕、甘、宁地区，过着以游牧为主兼营农耕的生活。商代以来，羌人的一部分向西南进入青藏高原，一部分向西迁徙进入塔里木盆地。早在战国末年秦献公时（公元前384—前361年），就有一支羌人自青海西行数千里进入南疆，“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①。《汉书·西域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羌人已散居于塔里木盆地南缘和帕米尔高原各地。此后，西北地区的很多羌人部落陆续西徙，迁徙一直延续到东汉以后。在新疆的各部羌人中，最大的一支叫媯羌，东自罗布泊，西至于阗的山区，都是媯羌人的活动区域。罗布泊周围居住的羌人号赤水羌和白马羌。这一带出土的文物中还发现了当时羌人留下的书信。沙雅县于什格提遗址出土的一枚《汉归义羌长印》就是羌人首领留下的遗物。帕米尔高原和塔里木西部的蒲犁国、无雷国、依耐国和西夜国，也是些分散的风俗类似羌人的小国，大者七千人，小者六、七百人。

公元4世纪到7世纪这一阶段，又有许多民族先后进入新疆的塔里木和准噶尔盆地。这些民族进入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后，有些即与当地的民族融合，有的只是停留一个时期又迁徙走了。不论停留还是迁徙走了的，他们都与新疆的开发和民族形成有关，有些则与维吾尔族的形成关系更大。故在此择其主要者分述其概略情形于后。

柔然，又作蠕蠕、芮芮、茹茹。此族源出于东胡，是继匈奴、鲜卑（也是东胡一文）之后在北方草原上兴起的又一个强大

^① 《后汉书·西羌传》。

游牧民族。公元402年，柔然首领社仑袭击以土拉河流域为中心的高车，深入其地，吞并高车诸部及匈奴遗种，建牙于土拉河畔的于都斤山，自号“丘豆伐可汗”^①。之后，柔然的目光转向西域，首先骚扰伊犁河流域的乌孙，迫其一部西迁葱岭，而自己控制了准噶尔盆地。在伊吾（今哈密）作为统治民族统治达半个多世纪（422—488）^②。另外，他们还通过西凉的残余阚爽、北凉的沮渠无讳以及汉人阚伯周控制了整个吐鲁番盆地。460年柔然灭高昌沮渠氏政权，立阚伯周为高昌王，又打败西迁来此的高车，从而把丝绸之路东端的哈密、吐鲁番这两个重要据点控制在自己手中。焉耆、鄯善（今新疆若羌县境）、龟兹及伊犁河流域、姑墨（今新疆阿克苏）都曾是他们的势力范围^③。

柔然贵族对所属诸部的压迫十分残酷。于是其中一些操突厥语的部落结成联盟，称为铁勒（或高车），进行反抗。铁勒最初分为狄氏、袁纥氏、斛律氏、解批氏（后写作契弊氏）、护骨氏、异奇斤氏等六氏。其中袁纥氏主要游牧于弱洛水（今土拉河），解批氏游牧于今天山一带，护骨氏游牧于颉根河（今安哥拉河）一带。后来铁勒部不断发展，游牧蒙古草原东部和南部的许多部落称高车。当时高车诸部包括泣伏利氏、吐卢氏、乙旃氏、大连氏、窟贺氏、达薄干氏、阿仑氏、莫允氏、俟分氏、副伏罗氏、乞袁氏、右叔沛氏等十二部^④。

公元4世纪末，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公元386—409年）多次发兵攻打弱洛水和鹿浑海（今新疆布仑托海）一带的铁勒诸部，迫使其中一些部落归属北魏。公元429年，大举进攻贝加尔湖一带的高车诸部，迫使其中10万众迁徙到漠南一带。但是，到公

①《魏书·蠕蠕传》。

②参考余太山《吐哒史研究》页194—195，齐鲁书社，1986年。

③《宋书·芮芮传》。

④《魏书·高车传》。

元 5 世纪 70 年代后，西部铁勒和东部高车多次举行起义和暴动，严重打击了北魏统治集团。

公元 5 世纪 80 年代后，高车诸部遭到柔然贵族威胁，其中副伏罗部被他们所征服。公元 487 年（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副伏罗部落 10 余万在其首领阿伏至罗和穷奇的率领下，从土拉河经阿尔泰山，迁到吐鲁番盆地，建立了高车王国^①，与柔然贵族进行了 30 多年的拉锯战争。从此以后，漠南高车诸部逐渐融合于当地汉族和其它民族。漠北及西域的铁勒势力则不断扩大，形成了范围更广的联盟或政体。

据《隋书·铁勒传》记载，北魏后期和隋朝（581—618 年），被称为铁勒的部落，分布于东起我国大兴安岭，西至里海以北地区，包括部落达 40 种以上。在这个时期，铁勒诸部除原来铁勒六氏中的袁纥（时称韦纥）、契弊、护骨部落外，还包括驻牧于土拉河一带的仆骨、同罗、拔野古、浑和天山周围的乌护等部落。据《隋书·铁勒传》记载，当时，铁勒诸部是在天山南北的政治、经济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一个松散的部落联合体。

唃哒。唃哒这一名称始自《魏书》。其它汉文史料中有的称作“滑”。“滑”的古音有如胡（Hun），正是匈奴（Hun）的音译。拜占庭史家和印度古文献则称之为白匈奴。因为他们的国王姓唃哒（阿拉伯史书中写作 Hephthalites），故后者因其姓为国号。唃哒起源于塞北，从事游牧，公元 4 世纪六、七十年代度阿尔泰山西迁，到中亚粟特，进攻萨珊波斯，又南下吐火罗斯坦（阿姆河南）发动对笈多印度的战争。其都城设立在阿姆河南的拔罗喝（Balkh）。唃哒人积极向西域塔里木盆地发展，沿丝绸之路分南北两路自西向东推进；北路达焉耆以东，南路到达于阗，并且吞并了今喀什（疏勒）、阿克苏（姑墨），库车（龟

① 《魏书·高车传》。

兹)、塔什库尔干(渴盘陀)等地。5世纪90年代中,唃哒杀高车国王穷奇,虏其子弥俄突。数年后,再攻高车,送弥俄突为高车主。公元516年(北魏明帝熙平元年)左右,弥俄突为柔然所杀,高车余众“悉入唃哒”,唃哒又送弥俄突之弟伊訇为高车主,紧紧地控制了高车在天山周围的一些部落。

公元6世纪中,原驻牧于阿尔泰山西南属铁勒诸部的阿史那氏兴起。公元546年(西魏文帝大统十二年),阿史那氏首领阿史那土门联合准噶尔盆地铁勒部落5万余,号称突厥,反抗柔然贵族。公元552年(西魏废帝元年),土门率兵大破柔然,自号伊利可汗,建立了强大的突厥汗国。学者们认为“突厥”是“Türk”的汉文音译。

突厥汗国建立初期,土门之子木杆可汗首先占领今甘肃西部和青海一带的吐谷浑,与中原北周(公元557—581年)、北齐(公元550—577年)结好。同时,木杆可汗派其叔父室点密(初称莫贺咄叶护)率十姓(十箭)部落10万人,在公元562年(北周武帝保定二年)左右经准噶尔盆地西走,占领伊犁河和怛罗斯河流的“乌孙故地”。公元563—567年,室点密大破西域大国唃哒,进攻波斯,把领土扩展到罽宾(今阿富汗加兹尼一带)和帕米尔高原。这样,突厥汗国的疆域,“东自辽海(今辽河)以西,西至西海(今里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①。公元583年(隋文帝开皇二年),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二部,天山北及中亚、帕米尔地区归属西突厥汗国。最初,西突厥把牙帐设在天山中部鹰娑川(今裕勒都斯草原)。消灭唃哒后,又把统治中心移到今中亚塔什干以北碎叶河(今楚河)流域的千泉。公元627—649年间,塔里木盆地疏勒、于阗、龟兹等都处于西突厥汗国的控制之下。公元603年(唐太宗贞观四年),东突厥归入唐朝版图。到659年(唐高宗显庆四年)西突厥归入《周书·突厥传》。

唐朝版图。

东突厥灭亡后，漠北兴起了薛延陀部落。这是由薛和延陀两个氏族组成的民族，最初在漠北土拉河流域从事游牧，役属于突厥。603年，原来居住在漠北于都斤山的薛延陀中一部分人西向越过阿尔泰山，迁到准噶尔盆地。7世纪初年，西突厥泥利可汗为报父仇引兵攻击铁勒诸部，向铁勒诸部施加压迫，加重税敛。他猜忌薛延陀等部，恐诸部叛变，曾将诸部首领人物数百人集中起来加以屠杀。铁勒诸部迫于压迫举行了起义。605年，铁勒的契苾部立契苾歌楞为易勿真莫何可汗，建牙于吐鲁番北的贪汗山（今博格达山周围）；薛延陀部立乙失钵为野吐可汗，建牙于燕末山（阿尔泰山支脉）。这两部互相联合，战胜了西突厥泥撅处罗可汗（602—611年在位）。611年（隋大业七年）西突厥射匮可汗（611—618年）立，势复盛，两部又自动取消汗号。直到公元618年（隋唐之际），这个部落与其他铁勒各部又受西突厥的统治。公元628年（唐贞观二年），西突厥大乱。薛延陀首领乙室钵之孙夷男率领其部众7万重返漠北鄂尔浑河流域，暂附于东突厥颉利可汗（620—630年在位），以后未再攻准噶尔盆地。薛延陀部众7万帐，在天山北留住20余年，对新疆的民族发展不能说没有影响。

对于新疆后来的各族文化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另一民族是吐蕃。吐蕃是藏族的古称，他们的居住地与今新疆毗邻。公元670年，吐蕃人从唐朝手中夺取安西四镇，进入南疆。692年，唐朝军队又夺回四镇，将吐蕃人逐出。到了755年安史之乱后，吐蕃军队再次大举向塔里木盆地进攻，逐渐占据了整个南疆，直到866年才从新疆完全退出。吐蕃占领南疆期间，曾在各地派驻大量军队，长期驻扎。很多吐蕃平民也陆续迁入南疆放牧农耕，与当地民族杂处和融合。

上述情形表明，从公元前的若干世纪起，新疆的天山南北已经出现了人类文明。当社会进一步发展，我国北方的居民逐渐组合成具有不同文化特点的民族以后，新疆的原有民族和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不同原因而进入新疆的其他民族共同生活和居住，形成了各民族互相来往、互相交流的局面。各民族之间的互相往来和交流促进了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经济发展，逐渐使这些地方变成了肥美富饶的农业绿洲或草原；出现了许多在丝绸之路上颇负盛名的城市；改造和完善了各地之间、新疆与外地、外国之间的交通；加强了新疆与内地、新疆与中亚各国各地之间的物资与文化交流；发展了新疆地区各民族之间思想、宗教、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文学艺术、医药医疗、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等各方面的交流。特别是这样的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之间互相融合，对于古代维吾尔族的发展、人口的增加、文化的提高具有更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维吾尔族的族源

“维吾尔”是维吾尔族的自称。公元4世纪时的《魏书·高车传》中出现的“袁纥”，就是“维吾尔”的首次汉译。后来，不同历史时期的汉文文献对此族名有不同的译写：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写作“韦纥”，公元788年以前写作“回纥”，788年以后至13世纪70年代改写为“回鹘”；13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40年代写作“畏兀儿”；17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则称“回部”或“回民”。除了这些以外，其他的译写还有很多。有人认为《史记》、《汉书》中出现的“乌揭”、“呼揭”、“呼得”“伊吾卢”等也是“维吾尔”的音译。

关于维吾尔族族名的由来及其含义，中外史书有多种记载，说法是各式各样的。这里摘要介绍主要的几种：

说法之一认为“维吾尔”具有“联合”、“结合”、“同盟”之义。这一解释的根源来自于14世纪波斯伊利汗国宰相、史学家拉施特·阿丁·法兹勒·阿拉赫。这位史学家在他编著的史学著作《史集》中介绍说，维吾尔“这个词是突厥语联合和帮助的意思”。何以有此解释？拉施特又在该书中讲了一个当时的传说^①：在塔拉斯和合里—赛兰一带居住一个部落，部落首领名的卜·牙忽亦。的卜·牙忽亦又有四子名合刺汗、斡儿汗、阔思汗和古儿汗，他们全信佛教。四子之中，合刺汗继承了父亲的汗位。后来合刺汗生一子，名乌古斯。乌古斯长大后信奉了伊斯兰教，并且同他的父亲、叔父们开战。战争时，他的父亲战败而死，有的叔父和氏族投降了他，有的叔父和氏族则逃向东方。乌古斯胜利后举行庆典，在庆典上给归服于他的人们赐以“维吾尔”之号，意即“他和我们合并，并协助我们”，后来这一词遂成了这些人的后裔的族名。拉施特的这一说法被许多人承认，而且经常加以引用。

说法之二认为“维吾尔”具有“依附”、“粘结”或“凝结”的意思。此一解释来自于17世纪的史学家阿布勒卡孜·巴哈杜尔汗。此人在1663年写的著作中认为“维吾尔”一词的意思是 *yapisgur*（即依附或粘住）。这一解释被后世维吾尔史学家毛拉·穆沙·莎依然米所引用^②，而流传下来。

说法之三认为“维吾尔”的含义为“自食其力者”。这一解释来自于11世纪玛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此《辞典》称“维吾尔”一词是由祖勒凯尔乃因所说的“iNANKHUZ

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1编，131—147页。

②毛拉·穆沙·莎依然米：《伊米德史》手抄本。

KHUYAND”这句话演变而来（祖勒凯尔乃因经后世学者考证即为亚历山大）。祖勒凯尔乃因讲此话的意思是“自食其力而不需依靠他人”。关于这个传说，玛赫穆德·喀什噶里说是他从尼扎木丁·伊斯拉菲尔·托昂特勤那儿听来的。尼扎木丁·伊斯拉菲尔·托昂特勤告诉玛赫穆德·喀什噶里：他父亲告诉他，当祖勒凯尔乃因前进到突厥人地区时，突厥可汗派了一支4000人的军队前去迎战。这支军队战士的头盔两边插着羽毛，向后射箭如同向前射箭一样准确。祖勒凯尔乃因对这支军队十分惊异，故而说了以上那句话。此话的意思是在他们的手下野兽逃脱不了，只要他们高兴，随时都可以将野兽猎获而用以充饥。后来这句话便反复演变，变成了这些人建立的国家的国名。

说法之四来自英雄史诗《乌古斯可汗传》，此英雄史诗称乌古斯建立国家后曾向四方发出勅令。勅令中则有“吾乃维吾尔人的可汗”^①。此一传说曾被许多人采用。作为“维吾尔”一词含义的解释，认为此词是乌古斯对他的人民的称呼。

由于有以上古老而不同的传说，所以现代学者对“维吾尔”这一名称的解释也很纷乱。各种说法都有。有人赞称是“联合”、“同盟”之意；有人赞称是“依附”、“凝结”之意；有人赞同是“自食其力者”之意。另外，还有人从语言学角度分析，认为是“贤明”、“强大”、“万能”的意思。还有一说来自亨利尔。此说则从托勒密记载的奥伊哈尔德斯人所处地理方位推测，认为“维吾尔”又是与塔里木河同名的民族名。托勒密是公元2世纪希腊地理学家，他在《地理志》一书中的“赛里斯国”中说：“再往南是达姆纳人(Damnai)；然后是比阿拉人(Piatai)，他们一直分布到奥伊哈尔德斯河（又译俄科达河）畔；其南面

^① 耿世民译注《乌古斯可汗的传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05行。